

名医讲堂

经常有一些没有行医执照的外行人,在生死攸关的健康问题上给大家“指点迷津”,包括目前市面上大行其道的一些中医养生书。常见病中隐藏致命因素,误诊误治带来严重伤害,而错误的健康观点会草菅人命! 名医讲堂不用求人不必排队,零距离接触最权威的医学专家,告诉你最理想的健康问题和健康理念,轻松避免错误的治疗和保养方法。



手术能矫正所有的近视吗?

一、什么样的人、多高的度数做手术治近视最合适? 一般来说,从50度到2000多度都可以做近视眼手术,但从效果上看,最好的是300度到500度,这样给近视的人带来的益处是最大的,回退的可能性也很低。

接受手术的年龄范围,是从18岁到50岁。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范围呢? 因为青少年的视力正处于发育期间,近视度数增加得比较快,这个时候做近视眼手术不是很合适,即便做完了,一两年之后度数又增加了,达不到摘掉眼镜的目的。只有到每年的近视度数增加不超过50度的时候,才适合做这种手术。那时候,青少年一般也到了18岁,身体基本发育成形,读书的压力也不那么重了。

40岁以后,弹性逐渐下降,这个时候也可以做近视眼手术,但这个近视眼手术做完了以后可能会碰到花眼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,医生应该给这样年龄的人留下50度到100度的近视。到50岁以后,晶体弹性非常差了,病人也有轻度白内障,除非有特殊需求,临床检查晶体状况又非常好,至少在近些年内不需要做白内障手术,这样的人,也可以实施近视眼手术。

二、手术能全部解决近视么?

度数太高了,视网膜会发生病变,这个病变包括视网膜变薄,黄斑萎缩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,即便你做近视手术,解决的也是角膜问题,看东西肯定还是受影响。

有的人近视度数非常高,如果戴眼镜的话镜片肯定非常厚,做手术的时候,我们要在他眼睛上用激光治疗的组织切下的就多,他的角膜厚度可能就不够了。比如说你的角膜只够做到1000度的,但是你有1500度的近视,那么你术后可能摘不掉眼镜,做完手术后还会剩下500度的近视,效果就有限了。

三、先进的隐形眼镜就不伤眼睛?

戴隐形眼镜的好处是看东西没有变形,但它毕竟扣在你眼睛角膜上,使眼睛与外面隔绝了。

我们的眼睛需要从空气中摄取氧,眼睛所需的60%到70%的氧气,是从空气中到达角膜的。即便是配戴含水量高、透氧性非常好的隐形眼镜,角膜从空气中得到的氧气还是下降的,一旦下降,角膜就会轻度地水肿。因为供氧量不够,周边的新生血管会往里长。而角膜是需要完全透明的,不能长新生血管,长了新生血管就会影响到透明度,就会看不清了。

所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,总会影响乃至破坏眼睛的正常生理状态,一般来说,隐形眼镜都要求每天佩戴8个小时以下。另外要求佩戴隐形眼镜的人必须卫生条件非常好,否则会造成角膜溃疡和眼睛感染,后果很可怕。

四、“圆锥角膜”的近视眼能做手术么?

手术前要做详细检查,做角膜地形图,可以发现有“圆锥角膜”或者潜在的“圆锥角膜”,如果有,就不适合做了。

圆锥角膜是一个病,目前病因不清楚,被认定为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,发病多数在年轻人。主要是眼球逐渐变薄,比如说一个气球,有一个地方局限地变薄,往外突,而且就发生在角膜上。如果诊断是圆锥角膜,可以通过佩戴硬性的隐形接触镜先控制,很多患者通过硬性隐形眼镜能解决问题。但如果还是发展,到最后有可能要进行角膜移植了。

五、真的没有预防近视的诀窍么?

真是很遗憾,到目前为止,在世界范围看都没有发现非常行之有效的控制近视的方法,有两个主要原因:一个是近视是多基因控制的,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位到具体是哪个基因;第二个原因跟人们不能避免地长期大量用眼有关。所以唯一预防的办法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! 用眼一个小时之后,一定要休息10到15分钟! 做眼保健操,多往远处看看,只有这个办法能有效地减缓近视的发生和进展。

近视眼600度以上就有遗传的可能了,虽然目前的研究还说不清楚遗传比例有多大。但从统计学上可以发现,父母两个人都是高度近视眼的话,孩子高度近视眼的发生率会很高。

01

订阅郑州晚报 赠送连载新书

从即日起,读者在本报副刊部订阅一份全年《郑州晚报》,即可免费获赠本报独家连载新书《城市的月光》《黑道风云20年》《看名医不挂号》各一册(价值84元)。咨询电话:0371-67655660 13838146032 订报时间:周一至周五14:00-22:00,订报地址:郑州市陇海西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郑州晚报204室。

打工一族

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,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。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,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。然而,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,不知不觉走向堕落,迷失了自我。该书以梁慧云、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,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,以浓郁的生活气息,丰厚的文化底蕴,娓娓道来的笔调,反映了她们与生活、命运抗争的轨迹……

梁慧云与张峰开始过起了同居生活

傍晚,梁慧云正准备吃晚饭,程晓雪打来电话,刚从老家回来,约她一起吃饭。梁慧云也正想跟程晓雪说说心事,就打的去找程晓雪。

程晓雪在家门口的一个粥棚等她,两个人点了两个爽口的小凉菜,两碗大米粥。吃着饭,梁慧云把自己这两天的情况全说给了程晓雪,她苦恼地问程晓雪:“小雪,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,我离不开杨子岩,可又有了一个张峰,以后我怎么面对两个男人?”

程晓雪笑笑,说:“要是我,两个男人都要。先说杨子岩吧,他离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,再说离了婚他就一定能娶你吗? 他有公司有家,也不会天天跟你在一起,你又何必为他去守空房呢? 张峰吧,他是你的顶头上司,又走到了这一步,你不理他还不得罪了他? 不如你跟他俩都好,杨子岩没空了,你就跟张峰在一起,别让他们透气就行了。”

梁慧云说:“这是不是太对不起杨子岩了? 再说了,时间长了肯定瞒不住。”

程晓雪说:“你都走到这一步了,还对起谁对不起谁呀。你想想,他杨子岩天天守着老婆,想来就来想走就走,凭啥他能有老婆你就不能再找个情人? 别傻了,走到哪说哪吧。不过我给你说,房本你趁早换成你的名字,将来分手了也落套房子吧,不能白跟他吧。”

梁慧云说:“也只有这样了,房子的事以前说过,后来没办,再说吧。”

春光明媚的时候,在开发区附近的康庄一栋民用楼的一个小单间里,梁慧云与张峰开始过起了同居生活。当然,这里对她来说只是一个临时的家。在她的心中,杨子岩还是最重要的。而租房

子,也是张峰的主意。她不可能让张峰走进她与杨子岩的家,张峰又不能经常去宾馆开房间。

张峰走进梁慧云的生活,开始去了解她,感受她,爱她。他知道了自己的对手是开发区大名鼎鼎的杨子岩。当然,他并不在乎他,一个企业老板,无非就是有点钱,与他张峰比起来,在社会地位上应该还占下风。

与梁慧云走到一起,张峰是早有预谋的,但他还是兴奋了好长时间。毕竟,梁慧云是一个顶花带刺的嫩姐,何况还是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。他对梁慧云的好从内容上要充实得多,最优越的条件就是能天天见面。为了掩人耳目,两个人并不敢放肆,但一个眼神,一个微笑,两个人都心照不宣,也是地下的甜蜜,偷偷地幸福着。

梁慧云小心谨慎,对杨子岩并不比以前差,甚至更好。杨子岩因为工作忙,在很长一段时间,并没有发现什么,两个人仍然像以前一样,隔几天见个面,一起吃饭,一起亲热,不过杨子岩已经很少在行宫过夜了。

梁慧云现在又多了一个男人。偷情其实对有些人来说并不痛苦,像梁慧云,她开始害怕,内疚,但也充满了刺激,正是这种刺激,让她对偷情慢慢痴迷起来。只要有机会,她就与张峰在一起,一起吃饭,一起聊天,一起做爱。

他们这个小窝设施很简陋,张峰从旧货市场买来了一张双人床,一对沙发,还有厨具,具备了一个小家的基本功能。这个小窝,成了梁慧云没有杨子岩的日子里的阳光,在这里排遣寂寞,享受张峰给她带来的温情与性爱。

不觉,又到了“五一”,梁慧云想起去年的“十一”杨子岩带她出去旅游,与她在她一起共处了一周,让她彻彻底底地幸

东北往事

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,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。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不同寻常的纪念和追忆,沉重地反思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。

赵红兵一伙又惹上另一尊瘟神路伟

“刚才你们这里哪个兄弟骂我们来看,还让我们过来?”黑暗中看不清说话这人,但听得出来说话的声音沉稳有力。

“我骂的,呵呵。赵一红一兵。”赵红兵一字一顿地说。“哦,我认识你。我弟弟和你同学,我叫路伟。”对面的声音还是客客气气的。

这个名字报出来,这哥儿几个心里一沉,都琢磨:真是霉,一个月不到,刚惹完东郊的二虎,事情还没了,这下又惹上另一尊瘟神——路伟! 这尊瘟神的凶悍程度比二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路伟在上世纪80年代是出名的混子,他不是本地人,家里都是铁路上的。他的爸爸是军人,妈妈是文工团的,市里

有名的一枝花,吹拉弹唱样样行。他的妈妈漂亮且温柔,他爸爸却粗鲁得可以,他妈妈也是组织上“安排”给他爸爸的。路伟这个人继承了妈妈在文艺上的天赋,吹得一手好笛子——长笛,据说水准相当不一般。在继承了他妈妈音乐细胞的同时,他也继承了他爸爸的凶悍残暴。

路伟这帮人基本上全是从小玩到大的,从铁路子弟小学、铁路子弟中学一起走向社会。从小学一年级起,路伟就是这群孩子的大哥,长大以后,这群铁路职工的子弟要么被安排在铁路上班,要么就跟着路伟混社会。在20世纪80年代

初,流氓所能涉及的领域比较狭窄,基本上以偷为主,而路伟他们这些铁路职工的子弟便靠山吃山,专偷铁路沿线,铁路上从乘务员到乘警他们全认识,偷起来格外方便。路伟这帮人有两个特点:一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钱;二是穿得比较好,尤其是上衣和鞋子,这些衣服和鞋子基本上全是在火车上干活儿时不小心穿“错”的。打架对于他们来讲纯属业余爱好,不是主营业务。但是这群人打起架来心狠手辣,从不服软,而且人多势众,凝聚力较强。

“路伟大哥,久仰久仰。”赵红兵看见对方比较客气,也跟着客气了一句。

“兄弟,听声音刚才骂人的不是你。你告诉是谁,我不为难你。”路伟依然客客气气,好像是在谈生意。

“路伟大哥,那我要是不告诉你你是谁呢?”赵红兵笑着说。

事后在开“群殴总结会”的时候,大家都对赵红兵赞赏有加,一致认为赵红兵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,那就是无论遇到多么凶悍的敌人和多么可怕的场面,赵红兵从来没有呼吸急促过,从来都是镇定自若,绝对有着高人一等的气质。这气质与其家庭背景和从军经历有关,家庭背景让他见到什么人都不打怵,从军的经历让他见到什么场面都不哆嗦。如果换了别人和路伟谈,即使他根本不怕路伟,但也很难表现出那种高人一等的气质。有了赵红兵这样的气质,在气势上自然就更胜一筹,也让身后的兄弟平添几分胆色。

“告诉我吧,没事,我不会把他怎么样,我只想把他门牙掰下两个来。”路伟的语气依然那么平缓。

“姓赵的! 别给你脸你不要,再你妈的装逼连你一起干了!”路伟身后的那个显然脾气比路伟大很多,按捺不住骂了

福了七天,她多么渴望杨子岩今年“五一”长假也能带她出去啊。

杨子岩要参加老婆单位组织的旅游,梁慧云有点不开心。张峰看出了他的心思,放假前一天对她说:“你想出去玩,咱去山东吧,去曲阜、泰山、青岛看看,怎么样?”

“当然好呀,我晚上就收拾东西。”就这样,梁慧云与张峰在“五一”这天早早地来到火车站,火车站人山人海,有回家探亲的,有外出旅游的,也有从外边回来的,他们拥挤着,人人头上都冒着汗,掂着大包小包,打仗一般,在售票厅、候车厅里涌来涌去,紧张得不行。可以说,“五一”期间,到处都是人,无论到了哪里,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多。这是国家为拉动消费实行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长假带来的繁荣。外出旅游的,给铁路公路运输做贡献;在家里待着的,就到商场购物,给当地经济做贡献。当然,也有一部分人无论怎么刺激就是不消费,躲在家里看电视睡大觉,再不然就约几个朋友打牌赌博,或者跟老婆吵架愠气等等。

张峰到售票窗口一问,才知道几天内的票根本买不到,只好跑到汽车站,直到临近中午才坐上了去曲阜的长途汽车。

一路上,梁慧云很开心,有说有笑,不知不觉就把对张峰的称呼改成了“老公”,她叫老公的声音甜腻腻的,充满了一个小女人的风情和爱意,惹得车上的人不住地看他们。张峰幸福得都有点找不着北了。

21

起来。

这么一来,这架就打定了。果不其然,只听见“砰砰”几声,紧接着路伟这边好几个人疼得叫了起来。赵红兵左右一看,自己这边没人动手啊,这是怎么了? 他再一细看,原来,身后的费四和小纪不知道什么时候,站在了离他们大概十几米远的一个砖头堆旁,正守着那砖头堆拼命地往这边扔砖头。小纪他俩是炮兵出身,臂力极大。看来,上次的“群殴总结会”开得十分及时,当时确定的“发扬就地取材的战术风格”马上就付诸了实践。而且这战术队形和解放军陆军阵形的战术差不多,侦察兵在最前,炮兵在后面发炮掩护。这俩炮兵的砖头功夫看样子是继承了中国炮兵的优良传统,又狠又准,一个砖头也不浪费,而且频率非常高。

路伟那边也不含糊,看见这边动了手,他们马上拥了上来,打头的正是刚才在路伟身后骂赵红兵的那个。这小子刚冲上来,就被一把冰凉的三棱刮刀抵住了脖子,拿刀的正是张岳,他手里拿的是小北京从二虎他们那里抢来的那把大号三棱刮刀。看来上次会议中确定的“出门最好带家伙”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“兄弟别冲动,放了他。”路伟的语气有点急,同时示意身后的兄弟们都别动。“刚才就你要捅我牙是吗? 今天我要捅的就是你!”张岳怒了,他已经忍了半天了。

“呵呵,兄弟,你要捅就捅。来,朝这儿捅!”说着路伟就把脑袋伸了过来,想将张岳一军。

路伟以为为眼前这个小子没胆子拿刮刀捅人,更别说敢捅他路伟。他这辈子势必为他当时的“勇敢”后悔,如果他知道张岳的爷爷是谁,他的爸爸和哥哥又是谁,可能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干这“虎”事。

07